



黄河文化展示会逻辑导言

大河魂

——黄河文化展示会逻辑导言

总策划、总审定：马琦明

王有伟

撰 稿：林 野

张斌强

赛炳文

07/31/12

甘肃人民出版社





黄河之水天上来



大地湾遗址



人头形器口彩陶瓶(大地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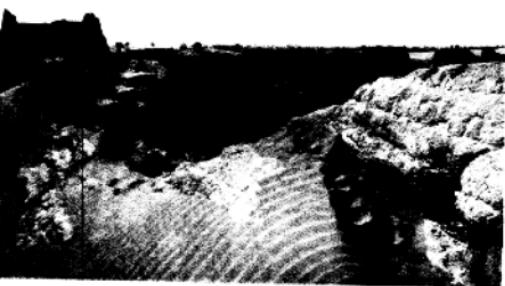


汉铜车马



居延木简(汉)

大漠驼铃



黑水国古城



号称“东方神女”的菩萨塑像（莫高窟259窟·北魏）



反弹琵琶（莫高窟112窟·中唐）



农耕（剪纸）



黄河水车



太平鼓



梯田



叠口瀑布



95
K203
98
2

序言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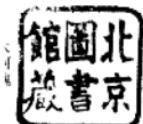
天行人健 自强不息[23]

开物成务 创造不辍[50]

天地人合 聚而不散[79]

厚德载物 吸纳不闭[100]

结语[132]



C

114084

序 言

你们不可轻视黄河，她是中华民族的象征。

一位农民出身的伟人，站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大地上，他背倚苍茫的高原，审读着滔滔奔涌的黄河。他神情肃穆，目光如炬。在长久的沉默之后，他用一个有力的手势向他的人

大河魂

民掀开了黄河崭新的画卷。

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这是一条咆哮千里、气吞万象的大河，她震聋发聩的洪声让每一个炎黄子孙凝神的心灵为之振奋颤动，并且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从离太阳最近的蓝天下，引雪山冰川之水，纳千溪万涧之势，黄河从广袤的北方中国大地深深地犁过，留下这沟壑纵横的高原和这平坦浑厚的平原，义无反顾地奔向大海的怀抱。

历史，从黄河的纵深处汹涌而来。她冲涮着中华民族的心灵，也塑造着中华民族的性格。

黄河的历史就是中华民族的历史，嬗变与聚合，承袭与拒否，豪迈与深沉，昌盛与衰败，傲视天下与遍体鳞伤，与日月竞辉的风采和令人痛心疾首的幽暗。

天地悠悠，岁月如梭。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古韵已为尘埃淹没，

序 言

而理性主义的目光将掀开历史的云烟，探寻黄河的踪迹。

“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唐代诗人刘禹锡把浪漫的情思伸展到邈远的天际。

的确，这里是伸手可触鹊桥的地方。巴颜喀拉山北麓的约古列宗盆地，玛曲曲果（黄河源头）就从这里的一泓清泉汩汩涌出，开始了她长达 5464 公里的漫漫流程。

远古冰川下的泉水，以不可遏制的力量冲破冰土的禁锢，冲破古老和荒凉，向着遥远的大海跋涉而去。起始的行程是漫长而寂寞的，穿波光闪烁的星宿海，纳清澈如眸的扎陵湖和鄂陵湖，欣然欢畅地穿过绿草如茵的果洛草原，便以无悔的气概投向沼泽暗伏的松潘草地。蜿蜒闲适的河水在这里幽幽暗暗迂回探寻，终于在岷山的轻轻指点下恍然回头，以 180° 的急转弯西北望拉加峡

谷，出松潘高原而去。

九曲黄河第一曲。在这里，她好像摆脱了洪荒寂寞的行程，探寻到了新生的灵光。

历史的发祥也是经过了这样漫长而寂寞的洪荒时光。

当恐龙的信息还在扑朔迷离之时，学者们的目光便兴奋地专注于 200 万年以前的更新世早期。在这个人类的想象难以触及的年代，一头曾经驰骋于黄河岸边的剑齿象，把它那光耀千古的形象凝结在古老的岩层中。这头巨象的化石在甘肃合水县的马莲河畔静默了 200 万年之后昭然于今世，它那 8 米长 4 米多高的身躯让津津乐道于非洲剑齿象的专家们惊叹不已。这具高大而坚硬的骨架，透露出当年气候温润、林草丰美、生命茂盛的自然气息，也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动物竞欢、禽鸟争戏的远古画面。

19 世纪 20 年代，法国纳尔榜博物馆馆长图纳尔在奥德省的比泽洞穴里发

序 言

现人骨、陶器和动物骨骼，让今人从这些遗弃的废墟中探寻到了古人类的行迹。

而黄河流域有迹可寻的历史却为我们演绎了这样一个古人类的发展流程：

95万年前的中更新世，蓝田猿人就在渭河岸边的原始森林里与百兽竞相生存。他们发明的新式武器是石球。

50万年前的中更新世后期，蓝田人的后代北京人把火引入他们的生活，告别了茹毛饮血的时代。

10万年前，北京人的后代丁村人用纷繁复杂的石器为古人类划上了句号。

5万年前的山顶洞人为旧石器时代创造着辉煌的尾声。1万8千年前他们已经对生存条件指手划脚，掌握了磨制和钻孔技术。

从森林到洞穴，人类经过艰难的探索，终于选择了土。从石头到火，人类走向了温暖和光明。

从蓝田人那皱褶密布的大脑皮层中，我们看到了智慧的凝聚，也看到了

沟壑连绵的黄土高原的影子。

黄河从河湟谷地漫延而下，从这里开始接受大自然赋予她的色质，也开始了她对古老文明的陶冶提炼。

松潘高原的舒缓闲适还依稀可见，黄河又劈开重峦迭障，穿行在深邃连绵的峡谷之中。从龙羊峡到青铜峡，谷深且窄，最窄处只有10余米，从谷底仰望，云天一线；从峰顶俯视，急流飞湍，犹如万马奔腾。

清澈的黄河在这里接纳大夏河、洮河以及湟水的滚滚浊流，从这片落差为1300米的陇原大地上横贯而过，把她最初的文明之种播撒在深厚的黄土中。

这里有世界上最厚的黄土层，兰州市黄河南岸的西津村的黄土深达402米，比欧洲多瑙河流域和美洲密西西比河流域的黄土厚20倍以上。

40多年前，美国作家斯诺来到这片黄土世界，看到这里沟壑纵横、崖立如